

国民革命军·虎贲独立师系列之一

虎贲独立师

——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纪实

康振贤 著

铁血抗日 十次惨烈会战 上万将士血洒疆场
虎贲长啸 英魂不死



团结出版社

国民革命军·虎贲独立师系列之一

虎贲独立师

日康

——国民革命军第121师抗战纪实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纪实 / 康振贤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7
ISBN 978-7-80214-652-5

I. ①虎… II. ①康…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北京军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 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80214-652-5 / I · 705

定 价：43.0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序 言 (一)

曾景忠

康振贤著《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纪实》一书，记述了由原黔军柏辉章师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参与抗日战争多次战役的战斗历程。作者参考了一些历史资料和大量抗日战争史著述，采访了原第102师的老兵，在对我国抗日战争宏观背景的叙述过程中，凸显第102师英勇艰苦作战的史迹，表彰该师官兵的战绩，赞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追念他们的贡献，缅怀他们的牺牲。

第102师，为原黔军第二十五军旧部，1935年蒋介石入黔后改编。抗日战争中，该师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后之陇海路东段战役、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长衡会战等多次战役。虽在历次重大战役中，第102师所担负的只是某一局部作战任务，但中国抗战，正是依靠这许许多多局部的拼搏牺牲，组成了一次次会战的宏大决战，给了日本侵略军痛创，阻挡迟滞了日寇的深入，持久地消耗着敌人战力，积小胜为大胜，终于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反攻中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102师经历过苏州河畔的英勇拼搏，经历过碭山城的惨烈牺牲，经历过万家岭对敌寇的围困，经历过新墙河对日军的扰袭。第102师官兵凭着对国家的忠勇，凭着吃苦耐劳的习性，在抗战的大小百十战中，伤亡两万余人，多次牺牲，多次补充。经过八年抗战，这支原先的黔军师，最后全师官兵中贵州籍成员只占三成。第102师先后牺牲者有：团长陈蕴瑜、许世俊，营长徐天植、曹文杰、柏宪章、陶益祥、王永锡等，连排长数十人（有时一日三换）。1941年5月，贵阳市曾建成“第102师抗日阵亡纪念塔”（可惜于1952年推倒）。贵州名人周素园先生（曾被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为该

塔撰写了碑文。文末铭曰：

黔于行省号旁边，豪杰间生古固然。万人心死摧强权，史册光芒见新篇。日可倒兮海可填，血肉拼与钢周旋。丹心耿耿昭日月，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

第102师和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有名和无名的英烈，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英勇壮烈的事迹，永远缅怀他们为捍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宝贵精神。他们的英魂，他们可歌可泣的史迹，将永远留存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1979年后，史学工作者遵循实事求是路线，逐步恢复历史真相，比较客观地叙述抗日战争的历史，肯定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正面战场对日持久抗战的功绩和广大官兵与日寇英勇拼搏的爱国精神。《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战纪实》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英勇抗日，提供了生动史实和个案例证。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北伐战争结束后，虽然国民党政府统一了全国，但许多地方的政治、军事并未真正统一于中央。直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始终存在着许多以地域冠名的军事集团，诸如川军、滇军、桂军、晋军等。第102师的根底是黔军，虽然经改编列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但实际上仍存在地方军的痕迹。正像本书作者所说，“在地方军看来，他是中央嫡系，但嫡系看他却是中央军的杂牌”。第102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断变换其归属的军（先后归胡宗南、黄杰、欧震等将军指挥）和战区（先后辖属于第三战区、第一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军队中的派系痕迹、心理隔阂时隐时现，于抗日作战不无影响。不过，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说，全国军队服从抗日民族战争这个大局，服从调动，服从指挥，共同抗击入侵国家的敌人。第102师的表现也是如此。

据我所知，该书写作过程中，柏辉章的孙女柏梅女士协助作者寻找线索，共同采访原第102师尚在的官兵，作出了贡献。台湾学者洪秀菊教授为该书查找过“国防部史政局”编印之《抗日战争史》和《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中刘凤翰《陆军与初期抗战》等资料，并提供了从“军事史政档案”部门获得的柏辉章的人事档案资料。据档案记载其简历：

柏辉章，父：柏文俊；母：张氏；子：柏思礼。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步科出身，1919年8月12日毕业。当过贵州陆军、四川陆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1927年当过贵州婺川县县长。参加国民革命军之剿共和抗日战争。抗战时期编入陆军第102师，为中将师长。

1939 年升任陆军第四军中将副军长，兼第 102 师师长。1942 年，任陆军第四军中将副军长，兼赣南师管区司令。（“国防部参谋本部人事参谋次长室”欧雅君提供）

柏辉章的名字对很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他家的楼房中举行的，一些中共党史著述会顺便提到他的名字。风趣地说，柏辉章是遵义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房东”，不过那时柏与中共红军正在敌对作战。

1949 年后，柏辉章也算起义将领。但是，他先荣后辱，最后被处以极刑。改革开放后，柏氏后人曾为他申诉，认为是冤案，但时隔过久，证据证人难寻，真相莫辨。在对外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中，一些将领遭遇的荣辱迥异，像张灵甫、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在对日作战中都不愧为抗日英雄，但后来在国共内战中或战死，或被俘。历史的诡谲变幻何等令人难测。读史者不知如何欷歔。

《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 102 师抗战纪实》一书，在宏观上几乎对八年抗战作了勾勒，在微观上则对第 102 师的战程战绩作了描绘。宏观与微观之结合铺排匀当，评论之恰如其分，均非易事。看得出，此书作者花了很大工夫，在写作上作了不少尝试和探索。此书并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参考了许多资料，力求真实；此书亦非纯粹纪实文学，但尽量形象生动，力求活泼。感谢作者为抗日战争史宝库提供了一粒发光的小珠。

以上，是因应邀作序，而写了阅读此书书稿后的一些感想，不知恰当否。

2011 年 9 月 6 日于北京

（曾景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抗日战争研究》前主编）

历史的真实，人类的良心

——《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102师 抗战纪实》代序（二）

何光沪

我的母亲是贵州省独山县人，1935年到贵阳上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到抗战时期的首都——“陪都”重庆，参加同本书提到的“妇女战地服务团”有关的“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我的父亲的家乡，是与湄潭县毗邻的凤岗县一个小村庄，他在上贵阳高中时，与我母亲在抗战宣传活动中结识，以后一起到重庆并结婚，也没有回过家乡。

我早就知道，独山是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深入西南内地的“最后一站”，也是中国腹地的“大后方最前沿”；我也早就知道，我的岳父的母校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被迫内迁的驻地，就是现在遵义市管辖的湄潭县。

但是，我这个家世同抗战有关的贵州人，同千千万万家世同抗战有关的贵州人一样，同今天绝大多数的贵州人和中国人一样（在全中国，有几个人的家世同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等等是无关的呢？）活了几十年，却不知道当年贵州平均不到三户人家，就有一户为抗战而献出了子弟上战场；却不知道光是一个黔军第二师（即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就阵亡上万人！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全都知道遵义会议会址，但是也几乎都不知道，那个会址即那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转战东西南北，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抗战所有重大战役中出生入死的第

102 师师长；更不知道这位抗战英雄中的贵州英雄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被长期屏蔽，甚至他带领的数以万计抗战英烈的纪念碑（贵阳人都知道的地名“纪念塔”的来历）也被拆毁，至今没有恢复！

中国抗战八年，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抗日英烈为国捐躯，却仅仅因为国共内战，他们曾经属于的一方失败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就被长期屏蔽，甚至那本来就很少的纪念他们的标记，也被从中国大地上无情地抹掉！

不但令人悲愤，而且令人恐怖的是：由于见不到这类标记，也无法查找他们的名字，无数的国人，实际上真的遗忘了他们！

当遗忘制造术成功的时候，良心泯灭术也就成功了。

谢谢我那 88 岁的老岳父给我写出“102 师师长柏辉章”的名字，谢谢我那 63 岁的二哥帮我查找日本佩里纪念碑“开国祭”的资料，我才得以把心头的这个大块垒，化作题为《贵阳的纪念塔，国人的历史观》的一篇小文章，发表在《贵阳文史》杂志上。

现在，又要感谢康振贤先生这本饱含血泪的纪实作品，感谢那名字被掩盖的、至今还未被承认为“抗日英雄”的柏辉章师长的孙女柏梅女士的反复嘱托，我才得以继续那一篇小文章，而写出这一篇“代序”，期能劝勉国人：在这类事情上幡然醒悟，方能告慰千千万万祖先的在天之灵！

在那一篇小文章中，我略述了自己在国外的几点见闻，反衬出国人的历史观在好几个方面有巨大的误区。现在，我只想说说前几天在美国的两点见闻，它们也折射出国人在这方面有重大的缺失，也许堪称罪过。

一是参观沃农山庄（Mount Vernon），即被称为美国“国父”之一的华盛顿的住宅和庄园。在那里，游客既能看到这个大地主餐厅客厅的精美，也能看到他手下奴隶卧室用具的粗陋——都是原样，不“为尊者讳”。在那里，游客的脚下是沙石扬尘的小径——在别处一个月不擦也锃亮的皮鞋，在这里一分钟就盖满了尘土；耳边是久违的公鸡鸣唱和肥猪哼哼之声——当年的鸡舍里真的还养着鸡，猪圈里真的还养着猪，马厩里真还有马和马车，草地上真还有牛和羊在吃草！显然，这是要让参观者，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环境中的青少年，真切地感受历史的真实！

在此还可以看到华盛顿的陵墓——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首任总统，这位拒绝军队要求坚决不当国王的真正的美国制度之父，他那砖砌的简朴陵墓，同我们在国内见到的随便一个富人“阴宅”相比，真是又小又矮又寒碜。但是我想，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怀念、感激和尊敬，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才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二是参观阿林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众所周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央地带，由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三点一线，构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然而，很多中国游客不知道，就在林肯纪念堂背面，一座宽阔的大桥直通一片俯瞰全城的山坡，那就是美国全国无人不知的阿林顿国家公墓。

在这片起伏连绵逐步升高的缓坡上，在由整洁的大道小径和葱茏的绿树花丛环绕穿插的70个墓园所连成的将近4000亩的巨大草地上，埋葬着历次战争的阵亡者、老战士、随军护士和牧师等文职人员，还有两位总统，一些将军、最高法官、宇宙探险者、医务工作者、科学和工程人员等等，共达32万多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有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牺牲者，去伊朗抢救人质失败的突击队员，以及“9·11”袭击受害者等）这样的国家公墓，在美国有一百多个！

我想，阿林顿国家公墓最值得中国人反省的，除了它那位于首都制高点的巨大存在，永远提醒人们慎终追远缅怀先烈之外，至少还有三点：

1. 在这个俯瞰华盛顿、俯瞰国防部的墓园的高处，耸立着一座希腊神庙式的标志性建筑，被命名为“罗伯特·李纪念馆”。罗伯特·李是乔治·华盛顿唯一养子卡斯蒂斯的女婿。卡斯蒂斯继承了这片地产，设计了这座在城里就能仰望的建筑，用来纪念他的养父也是他敬爱的国父，可是，罗伯特·李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长和一名军官，居然在国家面临分裂、要同南方叛军开战之际，投向敌方，担任了叛军总司令！在他继承的这片地产成了国家公墓（在南北内战中，已被北军用来埋葬南北双方阵亡者）之后，先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政府赔偿了李家的损失，后来美国政府又决定用此建筑作为李的纪念馆，因为他品格高尚、战后致力于南北和解，堪称“美国最伟大的军人之一”！

2. 这个所谓“光荣之地、勇气之地、记忆之地”（A place of honor, a place of valor, a place of remembrance），不是用一座纪念碑“纪念所有的先烈”了事，而是尽力给每一个死者的遗骸以足够尊严的土地，一块标有他/她的姓名和所属单位的墓碑，有些还标明了其妻子或丈夫的名字，故其亲友或后人要祭奠时，十分容易找到。站在这些井然有序、标记清晰的墓碑之前，放眼那些一望无际、无穷无尽的墓碑，人们会发现：在这里，每一个曾为国家服务的人，不论职务和级别高低，不论属于什么党派、观点有何不同，都得到了国家的尊重，都受到了后人的纪念！

3. 在这个被称为美国“历史的见证，神圣的地方”，其中最神圣最出名的地方，即让各国政要正式访问时献花的地方，是“无名者之墓”。这

座位于园中最大建筑正面的最大纪念碑，是1921年为安葬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一位无名士兵而建的！1958年，有一些“二战”和韩战无名士兵遗体加入。1984年又加入了一位越战无名士兵的遗体，但在1998年用基因技术查明了这个士兵的姓名后，其遗体就从“无名者之墓”迁走了。同众多游客一起观看这墓前连肯尼迪总统墓都不曾享有的殊荣——由礼仪哨兵彻夜站岗致敬、每半小时举行换岗仪式，特别是读着墓碑上的铭文——“在这里，在受景仰的光荣中，安息着一位美国士兵，他的名字，上帝知道”，我不禁心想：他们是不放过对任何一位为国服务者的纪念，哪怕查不到名字，也要给予最高的尊荣，我们又如何呢？

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反映的是人类的良心！

读者手里的这一本书，正如作者所言，是纪念贵州抗日英雄的“一个纸上的纪念塔”。在这个民族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都只是残缺不全地保留在一些书本之中的今天，我们能否期盼一个不只是“纸上的”纪念塔呢？

2011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

定稿于北京

（何光沪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序 言（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解放战争，无数的血性男儿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告别家乡，投入保家卫国的惨烈战争之中。

柏辉章将军的102师就是这样一支中国军队、威武之师。

他们本来是一群贵州山里人：是纯朴的农夫，是勤劳的工人，是风华正茂的学生，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但是当强盗闯入了东北、平津、上海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亲人、孩子、父母，他们奔赴淞沪，开始了八年抗战的征程。上海的“八一三”淞沪会战由最初的小规模战事开始，发展为百万人大战，宝山、罗店、大场，可以说血流成河，日本军人自己称是“血肉磨坊”，双方军人伤亡超过20万人。作为一个上海人，我要借此机会向102师的抗日将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如今尽管战争早已远去，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都不应该忘却这杀人的战争，不应该忘记那犯下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的侵略者，更不能遗忘像柏辉章将军那样的抗日功臣们。

说到我们今日如何纪念抗日战争，我还有三点感言和建议，在此重申。

首先，我国应建立国家级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时至今日，许多西方人还只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慰安妇”制度、三光政策等知之甚少。

在战败国的日本，从1963年开始，每年的8月15日战败日（日本称终战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仪式，以示纪念。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式”。追悼式通常在东京武道馆举行，由天皇和首相、众参两院的议员、内阁成员及死亡者家属出席，会场上气氛“庄严

肃穆”，参加者依次向“英灵”献花。而每年一次的广岛、长崎的“和平祭典”无核大会，更是规模盛大，还要通过决议什么的。日本在原爆纪念方面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和投入，包括不断统计死亡受害人数、邀请各国政要出席纪念仪式、以各种文字宣传。这些不能不说日本政府是深谋远虑的，日本社会是积极参与的。

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一种神圣的、固定的仪式，来追悼千万的死难者，来缅怀难以统计的抗日志士，来追忆14年抗日艰难而卓绝的斗争历程。早在1951年，中央政府就确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要求全国人民每年举行纪念。1995年9月3日，中央政府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2005年的纪念活动更为空前，更为盛大。我国应该尽快建立每年一次的、由中央政府主持的抗日战争纪念仪式。

其次，要抢救性保护抗战遗址。

同样，纪念馆、博物馆、资料馆等设施，不仅具有纪念展览、教育后人的社会功能，同时还具有收集保存资料和文物、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功能，从来都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托和阵地，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馆的数量屈指可数，资料馆更是空白。少数几个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博物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遗址陈列馆（哈尔滨平房）等，都是近年来相继建立的。由于起步较晚，资料收集和文物保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独立开展学术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更多的是承担了开放展览的社会功能。这些纪念馆、博物馆不仅建立时间较短，且规模大都有限，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就明确指出，作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抗战的标志性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规模还不如仅仅进行了65天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以上海的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展览场地过小，展览内容陈旧，与全面反映抗战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

为了让人类反省战争、谴责罪恶，联合国专门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如今，奥斯维辛集中营早已是警示性文化遗产了，珍珠港美国遭袭的伤心地是文化遗产了，连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也是文化遗产了。作为东方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化学战、强制劳工等暴行最深的国家，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如果战争遗址都消失了，明天，我们拿什么去记忆战争？

卢沟桥、长城、延安宝塔、四行仓库、平型关、台儿庄……它们承载着我們抗战的记忆，不屈的抗争，民族的光荣，是永远不应该损毁的。同样，南京大屠杀遗址、平房七三一部队驻地等，刻印着日军的暴行，同胞受难的痕迹，也需要保留，以警示人们。

最后，要抚恤硕果仅存的抗日老战士们。

抗战老战士是国家的功臣、民族的瑰宝，国家理应给予他们崇高的礼遇和优厚的生活保障。最近读到全国政协常委、也是我的朋友——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建议，深得我心，特将他的建议抄录在后：

第一，在全国普遍调查登记抗日老战士名录，记录他们的事迹，载入地方志、地方史或供军史、国史采纳。征集他们保存的有价值的文献或物品，由相应的机构妥善收藏或展示，以作纪念。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颁发国家荣誉勋章。第二，对健在的抗日老战士发给优厚的生活费，并提供相应的医疗、保健、护理等保障。第三，在他们出席的各级各类仪式、典礼、纪念活动中，应列于首位，在党政军领导之前。第四，在他们去世时，举办隆重的丧仪。其仪式应专门制定。第五，对流落境外又希望返回祖国的老战士，应隆重欢迎，帮助他们在故乡或他们选择的地方定居。第六，对国内已故老战士的坟墓妥善保护，树碑标志。对分散的遗骸遗骨应集中于烈士陵园或合适的地点，建为“抗日战争无名战士之墓”。均应定期祭扫，以慰忠魂。对境外的已故老战士坟墓和散处的遗骸遗骨，同样应派员或委托当地人员妥善保护，定期祭扫。或将遗骸遗骨迎回国内重新安葬。

写于201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80周年之际

（苏智良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自序

2010年9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爷爷还不是抗日英雄》整版专题文章,这是《南方周末》记者陈军吉对柏梅和笔者进行采访后写成的。

柏梅,是原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嫡孙女,20年前与笔者同街居住于贵州独山。

抗战时期,独山既是前线的大后方,也是大后方的最前沿,是侵华日军侵入中国腹地最纵深的地方,因而被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站。

特殊的环境,这里留下了许多抗战老兵,让笔者年幼时便浸泡在抗战的故事中。在笔者接触过的抗战人士中,无论是曾经的将军或士兵,只要言及抗战,他们都会慷慨激昂,百感交集。昔日,他们唱着军歌,开赴战场,心里装的只是保卫国家。他们怀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的是早日驱逐日寇,过上太平幸福的日子。

从他们口中,笔者对贵州的抗战史获得了从感性到理性的了解,更对陆军第102师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肃然起敬。

抗战时期,贵州先后有11个师奔赴疆场,前后输出兵源七十多万,占当时贵州总人口的7%,贵州对抗战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而第102师在出黔抗战的部队中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独立师”。自1935年接受中央改编以来就不断更改从属,先后从属于卫立煌第十四军、刘兴江防军、胡宗南第十七军团、黄杰第八军、董钊第十六军、上官云相三十二集团军、陈安宝第二十九军,不断在战场上换“婆婆”,一直到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才归建于欧震第四军序列。

第四军虽为抗战铁军,是中央嫡系,但主官却几乎都出自广东韶关地

区，如同张发奎、薛岳兼祧的宠儿，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地方色彩非常浓重，俨然一个独立王国。第102师跟了这个“婆婆”后，仍是一个不为人重视的“小媳妇”。在地方军看来，他们是中央嫡系，但嫡系眼中，他们却又是杂牌，所以往往是吃苦在前，有过无功。该师一路附属，且不断被肢解，师长柏辉章却坚持“凭战绩来说话”，表现出了当时极为罕见的大局观，极大地维护了第102师的稳定。

“虎贲”的意思是如同老虎勇猛地奔走追逐野兽。《尚书·牧誓》序有：“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正因如此，第102师这支处境尴尬的“独立师”，在抗日战场上征战南北，浴血东西，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冲锋打前沿，撤退打后卫，几乎打遍华东、华中地区的所有硬仗，鏖战八年，屡建功勋，无疑是真正的“虎贲独立师”。

柏辉章，贵州遵义人，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的房主！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历史久远，北依娄山，南临乌江，是由川入黔的咽喉重镇。它的名字来自《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遵义，是贵州的一个文化之乡，清末曾出过名震全国的文化巨擘。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同时也是“太平出文士，世乱出将才”之地，及至抗战军兴，遵义地区将校军官多达千人，军师级达几十人员，“将军满街走，文人遍地有”成为一时之盛。正因人杰地灵，陆大、浙大辗转迁徙，选择落户于此。

早年，日本逼迫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还在读书的柏辉章就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宏愿。其时，西南军阀割据，以邻为壑，战事不断，民不聊生，所以当初柏辉章的投笔从戎遭到了其父柏杰生的百般阻挠。然而，抗战军兴，柏杰生一句“倭寇扫除日，孩儿还家时！”七个儿子就有六个慷慨奔赴国难，为国杀敌无怨无悔，其中，一个牺牲，一个殉职，柏家堪称一门忠烈！

为表彰第102师在抗战中的贡献，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1941年国民政府在贵阳特批建成“陆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供后人瞻仰。惜1949年后被拆毁！

第102师对抗战的贡献，毋庸置疑。作为第102师灵魂人物的柏辉章，以及其核心领导层陈伟光、杜肇华、熊钦垣亦可圈可点，其抗战功绩无疑当彪炳史册！

几年前，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笔者在写作《抗战泰山军——国

民革命军第十军抗战纪实》时，也交叉收集到第102师的不少资料，因为笔者对柏辉章抗战事迹素有所闻，在贵州对第102师的故事又耳熟能详，于是将第102师的资料单列收集收藏起来，成为本书现在能够成书的重要史料。

为了让这本书真实记载当年历史，笔者又走访和接触了不少老兵，当面聆听他们描述抗战烽火，认真倾听他们久抑的心声。

老兵不死，他们才是真正英雄！当年他们闻义赴难，朝命夕至，以血肉筑长城，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的精神。

他们不是英雄，谁是？

为英烈立传，为英雄正名，是本书的着眼点，亦是笔者的心愿。

本书引用资料及图片或来源于公开出版物，或来源于当事人手稿，以及笔者采访所得。经过对资料的甄选和排比，形成了一个证据逻辑链，对许多未经求证的传说，本书原则上均不予采用。在此，诚挚地感谢被引用的作者和出版机构以及第102师后代的积极提供资料。

在尚未完成全书写作时，笔者曾将部分书稿发送了一些不同专业和层次的朋友阅读，是他们及时反馈给了良好的信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以完成全书。

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景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为本书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颐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洪秀菊教授给予特别的帮助；著名书法家钟国康为本书题写书名；贵州文史专家梁茂林、苏涟、李永颐、李连昌也为笔者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使全书得以顺利完成。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加之视野所限，难免挂一漏万和错讹，祈为引玉之砖。敬希读者指正！

谨以此书作为一座纸上的纪念塔，让后人永远铭记那些在国家危难时舍身抗敌的英雄！

抗日英雄永垂不朽！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促进统一，出黔抗日	1
忍辱负重，抗战大计	1
国不统一，何以保家	4
经略西南，整编第25军	7
统一西南，第102师的建立	11
峨眉山受训，强化国家概念	15
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18
整军修武，积极备战	20
第二章 抗战军兴，出师淞沪	23
卢沟烽烟，全面抗战	23
转换战场，拉开淞沪会战	28
奉调江阴，守备江防	31
一寸山河一寸血	34
奔赴沙场，势若虎贲	37
支援友军，忍受分割	41
顾全大局，不辱使命	43
分头驰援，接受考验	46
舍生忘死，达成任务	50